

## 《征四寇》溯源

氏 岡 真 士

**關鍵詞：**《征四寇》、亞東圖書館、《英雄譜》、《漢宋奇書》、石印本

胡適當年開始研究《水滸》的時候，他手裡只有兩個本子，即七十回本和《征四寇》（〈水滸傳考證〉，初見於1920年，今據《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（下冊）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胡適著作以下準此）。七十回本是由金聖歎“腰斬”的，故事講到排座次為止，對以後應該有的情節如鬧東京、受招安、破大遼、征方臘等一字不提，金聖歎卻添上了一個新的尾聲：座次排好了以後盧俊義做了一場噩夢，夢裡一百零八條好漢都被處斬，盧俊義吃了一驚睜開眼睛，看見堂上有個牌額，大書“天下太平”四個字。

《征四寇》與此相反，開頭就談起鬧東京，完全沒有以前的情節，一直講《水滸》的後半。看來有些讀者對七十回本感到不滿，於是《征四寇》這個補充本就應運而生。有一件事必須指出，被金聖歎腰斬的可能是百二十回本（大內田三郎〈金聖歎と水滸傳〉，《天理大學學報》第66輯，1969年）之類，也就是說七十回本的底本屬於所謂繁本當中不分卷本的系統。《征四寇》則不同。

胡適把它收錄到《水滸續集》（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）時推斷：“《征四寇》一書，外間止有石印的劣本。這部書確是百十五回本的後半部”“百十五回（《英雄譜》）本的《水滸傳》有許多地方……都是今本《征四寇》所沒有的”“我們用百十五回本來校補《征四寇》，弄出這個比較完善的《征四寇》來”（〈水滸續集兩種序〉1923年）。百十五回本是所謂簡本之一（詳情後述），顯然這兩部書底本不一樣。

把看小說作為消遣，底本不同也沒甚麼問題，可是你要研究，就不能疏忽了。

《征四寇》只有石印本麼？甚麼是百十五回（《英雄譜》）本？亞東版《征四寇》可靠麼？

### 一 亞東版《征四寇》的底本

關於最後一個問題，《水滸續集》的“點讀者”（據版權頁，指汪原放、章希呂）就這麼說：“〔《水滸續集》收錄的〕《征四寇》是用百十五回本《水滸傳》—即《英雄譜》本—裡第六十七回以後的四十九回作底本，而用坊間石印本《征四寇》參校”“書裡有我們校讀時參酌增刪之處”。這似與胡適的說法有所不同，並大大減少亞東版鉛印本的可靠性。

“點讀者”又說：“百十五回原本卷首有『東原羅貫中編輯』『金陵興賢堂梓行』等字”，那麼他們所說的《英雄譜》本比較好找。目前我們在網絡上很容易看到《英雄譜》六十卷的全部書影（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全文影像資料庫》），其卷一開頭果然寫道：“忠義水滸傳一卷／東原羅貫中編輯／金陵興賢堂梓行”（“／”表示換行）。

胡適在〈水滸傳後考〉（1921年）中說明：“此本與《三國演義》合刻，每頁分上下兩截，上截為《水滸》，下截為《三國》，合稱《英雄譜》。坊間今改稱《漢宋奇書》”。這些特徵都符合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（簡稱東大東文研）藏本，該書封面上端橫寫“三國水滸合傳”，

下邊豎寫“金聖歎先生批點／繡像漢宋／奇書，老會賢堂藏板”，於是東大東文研的網頁認定此本為“清老會賢堂刊本”。胡適卻說：“首頁有「省城福文堂藏板」字樣”，他說“首頁”指的應該是封面。其實刻板轉賣給別的出版商，後來的新版只換書皮，這也是司空見慣的。例如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（以下稱日本國圖本）《漢宋奇書》，與東大東文研本基本相同，封面卻有“文光堂藏板”5字。又如《吳曉鈴先生珍藏古版畫全編》（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）收錄《英雄譜》的部分書影，與東大東文研本、日本國圖本十分相似，封面“繡像漢宋／奇書”之後卻刻了“英德堂藏板”。

針對《漢宋奇書》的版本，上田望〈毛綸、毛宗崗批評『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』版本目錄（稿）〉（《中國古典小說研究》第4號，1998年）做過調查，今有21個單位或個人擁有18種本子，其中號稱“藏板”的除了福文堂、老會賢堂以外還有英德堂、文光堂、維經堂、大西堂、右文堂。另外，馬蹄疾《水滸書錄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）著錄了4個《漢宋奇書》，即興賢堂、福文堂、右文堂、近文堂刊本。其中福文堂以下3種刊本均是根據封內扉頁下署“……堂藏板”著錄的，興賢堂刊本卻以卷首分題“東原羅貫中編輯，金陵興賢堂梓行”為據，針對封面僅說“封內扉頁橫書‘三國水滸合傳’，直書‘金聖歎先生批點《繡像漢宋奇書》’而已（接著說“書口題《漢宋奇書》，魚尾標‘英雄譜卷x’”云云），看來其封面未寫“興賢堂”3字。

據東大東文研本和日本國圖本，《漢宋奇書》封面之後就有〈英雄譜弁言〉3葉（日本國圖本第3葉似補刻，竟重複了55字），接著有目錄13葉，分為上下兩層，上層是〈忠義水滸傳總目〉，下層是〈古本三國志總目〉（東大東文研本繁體字較多，日本國圖本簡體字較多），之後有《三國》的〈凡例〉2葉、〈讀三國志法〉14葉、〈英雄譜像〉40葉（每半葉有1幅英雄圖，三國、水滸各有40人）。正文60卷，每半葉10×13.5cm，四周單邊，黑口黑魚尾，魚尾上下分別寫道“漢宋奇書”、“英雄譜卷之x”，上層《忠義水滸傳》13行10字，下層《四大奇書第一種》12行20字。

這兩個本子的卷碼值得注意，因為卷頭與版心之間有所不同。卷一據卷頭共有66葉，版心則第23（東大東文研本）或21（日本國圖本）葉以後為卷二，第46葉以後為卷三。下一卷據卷頭是卷二，據版心則卷四。下兩卷卷頭沒有卷碼，看版心才知道其分別為卷五、卷六。卷七沒問題，卷八卷頭沒卷碼。卷九以後沒有這種出入。筆者懷疑《漢宋奇書》本來共有20卷，後來改為60卷，但弄得笨拙，結果出現了上述的情況。

## 二 《漢宋奇書》的出現

筆者以前在〈百二十四回本『水滸傳』について〉（《汲古》第56號，2009年）中說過：

周知のように『漢宋奇書』本や、文簡本から後半を獨立させた『征四寇』が登場するのも、乾隆年間のことと目される。

（眾所週知，《漢宋奇書》本《水滸》，以及《征四寇》這部從文簡本《水滸》後半獨立出來的書，都可以看作是乾隆年間出現的。）

其實“眾所週知”是多余的，應該刪去（此外，趁此機會作以下更正，即評林本《水滸》的總

回數共有 103 回)。

關於《漢宋奇書》出版的時期，眾說紛紜，例如《吳曉鈴先生珍藏古版畫全編》寫道：

興賢堂爲明隆慶閒游有堂室名，刻印過《新刊書經批注分旨白文便覽》等書。此本當爲清英德堂據興賢堂版翻刻。

游有堂，杜振宇《明代版刻綜錄》（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）和楊繩信《中國版刻綜錄》（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）均作“游有常”，似誤。這兩部《綜錄》都是根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《新刊書經批註分旨白文便覽》著錄的，今看《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 年版）則云：“（明）游有堂輯，明隆慶六年（1572）星源游震得刻本”。游震得，字汝潛，婺源人，嘉靖戊戌（1538）進士（《四庫提要》卷百七十七〈集部別集存目〉四，〈讓溪甲集、乙集〉條）。據此，星源或指婺源。

《明代版刻綜錄》又舉了一個興賢堂：“楚辭集解……明萬曆四十六年金陵書林唐少村興賢堂刊”。金陵唐氏各家如富春堂、世德堂以萬曆閒（1573～1620）刻了不少戲曲小說而聞名，因此我們可以設想“東原羅貫中編輯，金陵興賢堂梓行”的萬曆刊本《水滸》後來轉載於《漢宋奇書》。但整個《漢宋奇書》追溯不到明代，因爲其“下欄爲《四大奇書第一種》二十卷，一百二十回，署『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』”（《吳曉鈴先生珍藏古版畫全編》）。也就是說，下欄爲毛宗崗本（簡稱毛本）《三國》，是清代康熙時期（1662～1722）才出現的。

又如杜信孚、杜同書《全清分省分縣刻書考》（線裝書局 2009 年版）〈江蘇省卷〉寫道：

興賢堂新鐫繡像漢宋奇書忠義水滸傳二百卷一百四十五回，元東原縣羅貫中編。清光緒江蘇省金陵興賢堂書局刊本。

“忠義水滸傳二百卷一百四十五回”這個地方是否可靠暫時不談，只限於“光緒年閒”（1875～1908）就不得不說太晚，因爲柳存仁《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》（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2 年版，初見於 1967 年）介紹英國博物院所藏“大酉堂藏板”《繡像漢宋奇書》時指出：

這個本子系於一八二五（道光五年）九月二十八日收入館藏，且版刻一再易梓，看來至多是嘉慶時期的印本。

也就是說《漢宋奇書》是 1825 年就存在的，比光緒年閒要早 50 年。

柳存仁先生推斷大酉堂本《漢宋奇書》很可能是嘉慶（1796～1820）刊本。我們記得《漢宋奇書》還有老會賢堂本（東大東文研藏本），正巧柳先生在《提要》中就《新訂玉嬌梨全傳》說：

老會賢堂的刻本，最遲不知道應該算是那一年。但我曾見有乾隆甲辰秋鐫的老會賢堂板情史，本子與此相近。甲辰是乾隆四十九年（一七八四），這個本子也有可能是在這前後刊刻的，……。

據此老會賢堂乾隆 49 年（1784）正在活動，也就是說老會賢堂翻刻《漢宋奇書》的時期可能比大西堂本早，其底本應該出現得更早。正如上面說過，東大東文研本即老會賢堂本《漢宋奇書》繁體字多，可以說木板刻得較為精緻，看來這個本子還是比較古老。

另一方面，《漢宋奇書》下層的毛本《三國》卷一第 2 行號稱“聖歎外書”，這種偽託金聖歎的毛本《三國》據說康熙末年或乾隆初年才出現的（小川環樹〈「三國演義」の毛聲山批評本と李笠翁本〉，《中國小說史の研究》岩波書店 1968 年版，初見於 1957 年。今又見於《小川環樹著作集》第四卷，筑摩書房 1997 年版）。後來上田望〈毛綸、毛宗崗批評『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』と清代の出版文化〉（《東方學》第 101 輯，2001 年）指出，雍正時期（1723～1735）刊刻的二十四卷毛本還沒做過這種偽裝。

由此可見《漢宋奇書》的出現應該晚於雍正，早於嘉慶，換句話說，它應是乾隆年間出現的。

### 三 清刊本《征四寇》

最近馬場昭佳〈清代における『水滸傳』七十回本と征四寇故事について〉（《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》第 7 號，2004 年）針對七十回本《水滸》與征四寇故事進行考察，可惜未涉及《征四寇》的版本問題。

丸山浩明〈中國石印本小說目錄（稿）〉（《廣島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》第 7 號，1999 年）著錄了 2 部《征四寇》，即《後水滸蕩平四大寇傳》6 卷 49 回，一個是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日新書局印本，另一個是上海錦章圖書局印本。此外，馬蹄疾《水滸資料匯編》（中華書局 1980 年版）根據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印本抄錄了〈《續水滸征四寇全傳》敘〉：“嘗聞天之生才不偶，此非天之故斬其才，正天之所以珍重其才也。夫才之生也不一……”，其收尾寫道：“乾隆壬子歲（五十七，1794 年）臘月，賞心居士敘於滌雲精舍”。

此〈敘〉又見於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珍藏的刊本《征四寇傳》，共有 3 葉，面 6 行，行 12 字。第 1 葉 b 面第 6 行“改弦易轍”的“弦”字有缺筆，似避康熙諱名“玄燁”而改。巴黎本〈敘〉第 3 葉已佚，前面卻有一篇乾隆元歲（1736）如蓮居士〈序〉：“夫經書之詣惟奧而深……”，其實此乃《說唐全傳》的序，其版心寫道“後序”。

北京和巴黎的《征四寇》均有一樣的封面：“後續水滸／征四寇傳／振賢堂藏板”，上端還寫道：“聖歎外書”。據《小說書坊錄》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 年修訂版），禪山（似指廣東佛山）振賢堂乾隆時期出版了 4 本小說：《玉嬌梨、平山冷燕》《大說唐全傳》《好球傳》和《新增繡像水滸後傳》。

兩個本子目錄題也是《新增繡像水滸後傳》。《小說書坊錄》有關《新增繡像水滸後傳》的信息來自《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》，看來該《目錄》採了目錄題，也就是說這個《水滸後傳》不是明末陳忱寫的。至於陳忱《水滸後傳》的各種版本，鳥居久靖〈『水滸後傳』覺之書〉（《天理大學學報》第 48 輯，1966 年）頗有研究，該氏譯《水滸後傳（3）》（平凡社《東洋文庫》，1966 年）的〈解說〉也有介紹。

話說回來，《小說書坊錄》著錄《大說唐全傳》，指的是英國博物院所藏清刻《大唐秦王詞話》，詳見於柳存仁《提要》。《玉嬌梨、平山冷燕》是上下兩層的合刻本，這兩個作品和《好球傳》當年都受到歐洲人的歡迎。關於這些小說，除了柳存仁《提要》以外，大塚秀高《增補

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》(汲古書院 1987 年版)也提供了許多信息。

根據以上情況判斷,刊本《征四寇》的〈敘〉相當可靠,應該斷定其為乾隆時撰寫。

至於正文,左右雙邊白口黑魚尾,半葉 9 x12 厘米,面 10 行,行 23 字。正文題《新增第五才子書水滸全傳/聖歎外書》,從第 67 回〈柴進簪花入禁院/李達元夜鬧東京〉開始,第 115 回〈宋公明神聚蓼兒洼/徽宗帝夢游梁山泊〉為止,共有 49 回,分為 10 卷。亞東版《征四寇》是從第 1 回開始,第 49 回為止,這可能是照石印本改的,已非原貌。

據說北京的國家圖書館還有好幾部《征四寇》,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。下面我們就把這兩部振賢堂本稱做清刊本《征四寇》來進行探討。

#### 四 百十五回本《水滸》

胡適認為《征四寇》的底本是《漢宋奇書》,其《水滸》共有 115 回。可是百十五回本《水滸》並不等於《漢宋奇書》本《水滸》。

百十五回本《水滸》有好幾種,其中八卷本是一種縮寫本,很多地方寫得比一般的簡本更簡單,似與《征四寇》無關。除了八卷本以外,百十五回本《水滸》還有兩個系統:第一,以劉興我刊本(簡稱劉本。有《古本小說叢刊》影印本,又有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漢籍全文影像資料庫》網絡版)為代表的嵌圖本(參看氏岡真士〈影印插增乙本《水滸傳》缺葉補遺〉,信州大學《人文科學論集・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編》第 41 號,2007 年),第二,《漢宋奇書》本(簡稱漢宋本。參看第一節)與十卷本,後者據說是清初刻本,可惜殘損較多(參看氏岡真士〈兩種“出像”本《水滸》在百十五回諸本中的位置〉,《中國古典小說研究》第 15 號,2010 年)。

這兩個系統有明顯的差別,現在就正文的回目看一下(僅限於第 67 回以後)。

(第 68 回,劉本卷十五 5 a / 漢宋本卷三十三 22 a)

黑旋風殺死黃小二,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/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,三對證表義見英雄

(第 74 回,劉本卷十六 1 a / 漢宋本卷三十五 23 a)

劉唐放火燒戰船,宋江兩敗高太尉 / 秦明雙奪韓存保,宋江兩敗高太尉

(第 100 回,劉本卷二十二 1 a / 漢宋本卷五十 13 b)

李逵受困于駱谷,宋江智取洮陽城 / 李逵受困駱谷口,宋江智取洮湯城

(第 103 回,劉本卷二十二 12 a / 漢宋本卷五十一 25 a)

孫安病死九灣河,李俊雪天渡越水 / 孫安病死九灣河,李俊乘雪渡越江

(第 106 回,劉本卷二十三 8 b / 漢宋本卷五十三 13 a)

公孫勝辭別居鄉,宋公明敕征方臘 / 公孫勝歸養親闈,宋公明敕征方臘

雖然其他的回目基本相同,這 5 個回目差別很大。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的回目又如何呢?

(第 68 回,目錄 1 a / 正文卷一 9 b)

黑旋風殺黃小二,四柳村除奸斬淫婦 /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,三對證表又見英雄

(第 74 回,目錄 2 a / 正文卷二 10 b)

劉唐放火燒戰船，宋江兩敗高太尉／秦明雙奪韓存保，宋江兩敗高太尉  
（第 100 回，目錄 6 a／正文卷七 27 a）

李逵受困于駱谷，宋江智取洮陽城／李逵受困駱谷口，宋江智取洮湯城  
（第 103 回，目錄 6 b／正文卷八 8 b）

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雪天渡越水／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冒雪渡越江  
（第 106 回，目錄 7 a／正文卷八 31 b）

公孫勝辭別居鄉，宋公明敕征方臘／公孫勝歸養親闈，宋公明敕征方臘

目錄上的題目跟劉本幾乎一樣，正文中的題目卻很接近漢宋本。看來《征四寇》的目錄不是根據正文寫的。我們順便看看這 5 個回目在劉本和漢宋本的目錄上是怎麼寫的。

（第 68 回，劉本 4 a／漢宋本 9 a）

黑旋風殺黃小二，四柳村除斬淫婦／黑旋風殺黃小二，四柳村除斬淫婦  
（第 74 回，劉本 4 a／漢宋本 9 b）

劉唐放火燒戰船，宋江兩敗高太尉／劉唐放火燒戰船，宋江兩敗高太尉  
（第 100 回，劉本 5 b／漢宋本 12 a）

李逵受困于駱谷，宋江智取洮陽城／李逵受困于駱谷，宋江智取洮湯城  
（第 103 回，劉本 5 b／漢宋本 12 a）

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雪天渡越水／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雪天渡越水  
（第 106 回，劉本 5 b／漢宋本 12 b）

公孫勝辭別居鄉，宋公明敕征方臘／公孫勝辭別居鄉，宋公明敕征方臘

原來目錄上的題目完全相同，由此可見漢宋本的目錄也不據正文。

其實劉本的回目在目錄與正文之間也有出入，最重要的應該是第 9 回，劉本目錄寫道〈豹子頭刺陸謙富安，林沖投五莊客向火〉而正文根本不存在第 9 回，也就是說劉本第 8 回的下一回就是第 10 回（參看卷二 9 a、12 b、卷三 1 a）。漢宋本則不然，目錄和正文均有第 9 回〈豹子頭刺陸謙富安，林沖投五莊客向火〉（目錄 2 a、正文卷六 7 a）。這雖與《征四寇》沒有直接關係，但是將百十五回諸本分為兩個系統時這是不可忽視的特徵之一。

## 五 佐賀本《英雄譜》

把思路拉回來，僅看回目的差別就看出來漢宋本與《征四寇》關係很密切，那麼可不可以由此證實《漢宋奇書》是《征四寇》的底本呢？這不可以。筆者最近發現，百十五回諸本當中屬於漢宋本系統的還有一個，這就是日本佐賀大學附屬圖書館珍藏的《英雄譜》二十卷。這個版本雖然根本不題《漢宋奇書》，其封面和〈英雄譜弁言〉的風格跟《二刻英雄譜》之類十分相像（《二刻英雄譜》，《京都大學漢籍善本叢書》同朋舍 1980 年版。上層《水滸》跟評林本類似，至於詳情待另文交代。下層《三國》據說是兩個不同系統的組合，參看中川論《〈三國志演義〉版本研究》（中譯本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，初見於 1998 年），但是其目錄及正文卻接近《漢宋奇書》。難怪上田望〈毛綸、毛宗崗批評『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』版本目錄

(稿))把它包括在《漢宋奇書》之中,該文指出:“聖德堂刊本(20卷)15x23,10冊,佐賀大學附屬圖書館、西諦書目著錄。※聖德堂,『綜錄』p229にこの書を載せる”。“15x23”意味著下層《三國演義》(毛本)的版面設計每半葉15行23字,“『綜錄』”指楊繩信《中國版刻綜錄》。

佐賀本《英雄譜》封面寫道:“金聖歎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合傳,聖德堂□/英雄譜/語有之,四美其,二難並。言璧之貴合也。三國水滸二傳,智勇忠義/迭出不窮,而兩刻不合,購者恨之。本館上下其駟,判合其圭,回各/爲圖,括畫家之妙染,圖各爲論,搜翰苑之大乘,較讎精工,墨致/潔誠,耳目之奇玩,篋笥之秘寶也。識者珍之。□德堂識”,按“四美其”,其當作具,參看王勃〈滕王閣詩序〉。上端還橫寫“繡像全傳”4字,可是這部書沒有插圖。

封面之後有〈英雄譜弁言〉3葉,四周單邊,面7行,行12字。接著就有〈忠義水滸傳總目〉和〈古本三國志總目〉,從此開始版面分爲上下兩層,每半葉上層16行12字,下層15行23字,四周單邊,共10葉。自〈弁言〉第1葉至〈總目〉第2葉,版心下面刻著“聖德堂”3字。〈總目〉版心有黑魚尾。目錄之後便是正文,每半葉14.5x22.5厘米,版面設計跟目錄一樣。

佐賀本《英雄譜》共有20卷,每卷50葉左右。卷二十49 a以下原缺,《三國》卷二十48 b末行這麼寫道(頭一字是空格):

祁山前,願以隻手將天補,何期曆數到此終,長星半夜落

下面應是“山塢”,見於《三國》大尾“古風一篇”中。佐賀本闕漏似僅1葉而已。還有一件事情令人遺憾,其末尾幾葉(38 a以下,正好《三國》第一百二十回從此開始)虫眼較多。

佐賀本《水滸》則是卷二十25 b爲止,正文跟漢宋本大致相同,例如第6回末沒有〈西江月〉詞而第7回有類似的引子(卷二11 a),第38回開頭描寫得詳細(卷六45 a),第66回沒有眾頭領分擔崗位,宴菊花會等故事(卷十一31 a),這些特徵與嵌圖本截然不同。

另外有一件事值得注意,卷一1 a“忠義水滸傳一卷/東原羅貫中編輯”之後,第3行寫道:“金陵文元堂梓行”。漢宋本則說:“金陵興賢堂梓行”,此外十卷本刻著:“金陵德聚堂梓行”、“書林文星堂梓行”,這些版本似可統稱爲“金陵本”。系統迥異的的嵌圖本則採用上圖下文形式,帶有濃厚的閩本氣味。我們從此可以窺見當年“南京與福建的出版之爭”的一斑(參看金文京《〈三國演義〉的世界》(中譯本),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,初見於1993年)。金文京先生針對《三國》的出版競爭指出:“到清初毛宗崗本出現後,福建本更幾乎全軍覆滅。恰此時建安書坊又慘遭大火,這毀滅性的一擊終於爲福建建安漫長的出版史畫上了句號”,這一見解似亦適用百十五回本《水滸》。

## 六 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的底本

嚴格說佐賀本《水滸》與漢宋本之間稍有異同。下面我們看看一些較大的出入,對比其他版本,用來探討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的底本。

(1)上面我們從一些回目看了劉本、漢宋本和《征四寇》之間的關係。佐賀本的這些回目竟跟《征四寇》幾乎一樣。

- (第 68 回，目錄 7 b / 正文卷十一 41 a)  
 黑旋風殺黃小二，四柳村除斬淫婦 / 四柳村除奸斬淫婦，三對證表義見英雄  
 (第 74 回，目錄 8 a / 正文卷十二 24 b)  
 劉唐放火燒戰船，宋江兩敗高太尉 / 秦明雙奪韓存保，宋江兩敗高太尉  
 (第 100 回，目錄 10 b / 正文卷十七 14 b)  
 李逵受困于駱谷，宋江智取洮陽城 / 李逵受困駱谷口，宋江智取洮湯城  
 (第 103 回，目錄 9 b / 正文卷十七 39 b)  
 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雪天渡越水 / 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宮雪渡越江  
 (第 106 回，目錄 10 a / 正文卷十八 13 b)  
 公孫勝辭別居鄉，宋公明救征方臘 / 公孫勝歸養親闈，宋公明救征方臘

按十卷本基本相同，正文第 103 回“宮”作“冒”，第 106 回“關”作“闡”，更接近於《征四寇》，可惜目錄第 106 回已經撕破了。又按佐賀本《三國》目錄到 9 b 右一半為止，因此目錄下層從 9 b 左一半起寫了《水滸》第 101 回以後的回目。

(2) 百十五回本第 79 回“張清石子妙如神”七絕之後，有盧俊義打敗遼將耶律宗霖的情節。佐賀本(卷十三 30 a)如此寫道：

宋軍不能相故，盧俊義食個破綻，宗霖刀砍人來，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。

十卷本(卷七 34 b)“故”作“敵”，“食”作“賣”，“人”作“入”。

這個情節漢宋本(卷三十九 12 b)多寫了 30 個字：

宋軍不能相敵，盧俊義急忙向前，正與番軍四將相遇，耶律宗霖出馬，與俊義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盧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。

劉本(卷十七 7 b)寫得又不一樣：

宋軍不能相救，盧俊義一騎敵住四員番將，並無懼怯，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。

百十五回諸本以外的版本又如何呢？所謂簡本當中最古老的插增乙本(第 84 回，卷十七 9 a)寫得比劉本更詳細：“宋軍你我不能相救，只撇盧俊義一騎馬敵住四員番將，並無懼怯，約鬥一時辰，盧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盧俊義大喝一聲，一鎗刺下馬去。”插增甲本(卷十七 10 a)與前兩本大致相同：“宋軍不能相救，只撇盧俊義一騎馬敵住四員番將，並無懼怯，約鬥一時辰，盧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俊義喝聲，一鎗刺下馬去。”

按前面那首詩的第一句，十卷本和劉本以下 3 本均作“張清石子絕如神”。這雖然與一百回繁本的容與堂本(簡稱容本，第 84 回 5 b。據影印本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)“張清石子最通神”不同，但盧俊義得勝的描寫(6 a)卻一脈相承：“〔宋軍〕你我不能相救，只留盧



俊義一騎馬……力敵四個番將，並無半點懼怯，約鬥了一個時辰，盧俊義得便處賣個破綻，耶律宗霖把刀砍將入來，被盧俊義大喝一聲……著一鎗刺下馬去。”

那麼漢宋本特有的 30 個字從哪兒來的？是不是該書編輯隨手而寫，信手捏來的呢？我推測編輯手邊的資料有污損或墨釘，否則他不會這樣費勁加寫的。

《征四寇》又怎麼樣？第 79 回（卷三 24 a）跟佐賀本基本相同，甚至可以說比它還好一些。

宋軍不能相故，盧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。

前面那首詩也跟佐賀本一樣：“張清石子妙如神……”。

（3）百十五回本第 96 回中張世開找王慶的毛病，打算為小舅子報仇。其中，佐賀本（卷十六 34 b）有這麼個地方：

行到一涼橫街上，王慶轉過傘低過，世開挺起頭巾，被傘裙撥落地下。張世開大怒，從人慌忙拾起頭巾，帶上。世開到衙便問曰，你今日張傘把我頭巾掀落……

十卷本（卷九 11 b）“橫”作“柵”。

漢宋本（卷四十八 15 a）卻沒有劃線的 20 字：

行到一涼橫街上，王慶轉過傘低過，世開挺起頭巾，帶上。世開到衙便問曰，你今日張傘把我頭巾掀落……

劉本（卷二十一 6 b）與佐賀本、十卷本大致相同：

行到一涼柵街上，王慶轉過傘低過，世開挺起頭巾，被傘裙撥落地下。張開大怒，從人慌忙拾起頭巾，帶上。世開到衙便問曰，你今日張傘把我頭巾掀落……

插增甲本（第“一百”回，卷二十 9 a）寫得頗異：“行到一個涼柵街上，王慶轉傘低了，張世開就把頭巾挺活，被傘裙掀落地下。王慶回頭看時，見張世開忿怒，到府中便叫王慶道，你今日直傘不看顧前後，將我頭巾掀在地下……”，插增乙本（第“一百”回，卷二十一 9 a）寫得最詳細：“行到一個涼柵街上，王慶轉傘低了過去，張世開就把頭巾挺活了去傘裙下蹴一蹴，那頭巾落在地下。從人見傘，急忙捉起來。王慶回頭看時，見張世開忿怒，再裹頭巾。到府中便叫王慶來，張世開道，你今日直傘不小心看顧前後轉傘，我在朝為官，大忌是這頭巾，你卻將我頭巾掀在地下……”，按“前後”兩字為小字。

百十五回本顯然是根據插增本縮寫的，其中漢宋本最簡單，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它比佐賀本、十卷本和劉本出得晚一些。

《征四寇》呢？其第 96 回（卷六 25 b）跟佐賀本一模一樣。

行到一涼橫街上，王慶轉過傘低過，世開挺起頭巾，被傘裙撥落地下。張世開大怒，從人

慌忙拾起頭巾，帶上。世開到衙便問曰，你今日張傘把我頭巾掀落……

(4) 百十五回本第 99 回末有一個名單：

吳得真、江度、姚期、姚約、白玉、余呈。

該名單前一行，佐賀本（卷十七 14 a）、十卷本（卷九 26 b）和劉本（卷二十一 21 a）卻寫道：

此一回折將五員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 13 b）與此不同，寫道：

此一回折將六員。

只有漢宋本才對。

其實插增本（甲本卷二十 29 b，乙本卷二十一 28 b）開始添加田虎王慶故事時，此名單中沒有余呈的名字，寫“此一回折將五員”是理所當然的。後來余呈似乎受到當年書肆青睞，精采的場面多起來，因而進入名單裡面，但仍然寫道“五員”。到了漢宋本或評林本（卷二十一 29 a）、《二刻英雄譜》第 96 回（卷十七 20 b）的階段，才改為“六員”。

對待這個問題時，不必考慮容本，因為容本未有這一段。另外，八卷本索性刪去了名單（卷七 27 a），百二十四回本第 107 回（卷十 23 b）稱“此一回折將八員，任光、于玉、江度、吳得真、姚期、姚約、白玉、余呈中”（“中”應該刪），後者似經過修改，參看氏岡真士〈試探百二十四回本《水滸》的底本〉（信州大學《人文科學論集・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學科編》第 45 號，2011 年）。

《征四寇》第 99 回末（卷七 27 a）跟漢宋本一樣，可見這兩本較新：

此一回折將六員。

(5) 百十五回本第 106 回有一首七絕，據佐賀本（卷十八 20 a）和十卷本（卷十 4 a）是這樣的：

堪羨公明節操堅，矢言忠鯁少欺偏。不負久奈忠心約，可愧黃庭自芻言。

劉本（卷二十三 11 b）基本相同，但“庭”作“泉”。插增乙本（卷二十三 15 b）跟劉本同。插增甲本原缺（以下均同）。容本（卷九十 11 b）第 1～3 句與上述 4 本不同，其第 4 句則跟插增乙本、劉本同，跟佐賀本、十卷本也差不多：“堪羨公明志操堅，矢心忠鯁少欺偏。不知當日秦長腳，可愧黃泉自芻言”

漢宋本（卷五十三 22 b）第 3、4 句竟然別出心裁：

堪羨公明節操堅，矢言忠鯁少欺偏。不教兄弟塞盟約，一點丹心出自然。

《征四寇》第 106 回（卷八 37 a）比較接近於佐賀本和十卷本。

堪羨公明節操堅，伏言忠鯁少欺偏。不負久奈忠心約，可愧黃庭自芻言。

（6）百十五回本第 107 回開始不久，就有這句話：

話說呂師囊其統領五萬南兵，據住江岸，擺列戰船二十餘處，江北岸卻是瓜州渡口。

佐賀本（卷十八 26 a）跟劉本（卷二十三 14 b）基本相同，惟個別字如“其、二、處”，後者作“共、三、隻”而已。十卷本（卷十 7 a）則作“共、三、處”。插增乙本第 109 回（卷二十三 19 a）也大致相同：“呂師囊統領五萬南兵，據住江岸，擺列戰船三千餘隻，江北岸卻是瓜州渡口。”

至於漢宋本（卷五十四 5 b）竟少了“擺列……江北岸”11 個字：

話說呂師囊其統領五萬南兵，據住江岸，卻是瓜州渡口。

這似是寫漏的，因為這 11 個字早在容本（卷九十一 2 a）中就可以看到：“話說樞密使呂師囊統領著五萬南兵，據住江岸甘露亭下，擺列著戰船三千餘隻，江北岸卻是瓜州渡口，淨蕩蕩地無甚險阻。”

《征四寇》第 107 回（卷九 1 b）最接近於佐賀本和十卷本。

話說呂師囊共統領五萬南兵，據住江岸，擺列戰船二十餘處，江北岸卻是瓜州渡口。

（7）百十五回本第 110 回“百戰英雄士”五律（佐賀本“士”作“上”，參看（8））之前，吳用這麼說道：

吳用諫曰……引賊兵出城迎敵，我卻詐敗，引賊兵遠離，放炮為號……

佐賀本（卷十九 16 a）、十卷本（卷十 25 b）和劉本（卷二十四 14 b）一樣。插增乙本第 112 回（卷二十四 18 a）和容本（卷九十五 10 b）也大致相同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七 1 b）卻刪去了 9 個字：

吳用諫曰……引賊兵出城迎敵，放炮為號……

《征四寇》第 110 回（卷九 35 b）跟佐賀本、十卷本以及劉本差不多，僅以第 2 個“賊”為“城”而已。

吳用諫曰……引賊兵出城迎敵，我卻詐敗，引城兵遠離，放炮為號……

(8) 百十五回本第 110 回接著有宋江作五律，哭劉唐、文仲容二人的情節，此詩頭一句和最後兩句如此：

百戰英雄士……不堪哀痛意，清淚逐流踪。

引用據劉本（卷二十四 15 a）。插增乙本第 112 回（卷二十四 19 a）跟劉本同。容本（卷九十五 11 b）“踪”作“淙”，按“流淙”指瀑布。

十卷本（卷十 26 a）“哀”作“憂”。佐賀本（卷十九 17 a）“士”作“上”，“哀”作“憂”，“流”作“洗”，“踪”則足字旁加寶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七 3 a）又獨創一格。

百戰英雄士……不堪憂痛憶，滴淚逐沙場。

漢宋本的編輯先生好像考慮到押韻，修改了末句。此詩第 1、2 和 3 個韻腳分別是“降、邦”和“江”，都是上平江韻。第 4 個“踪”卻是鍾韻，不協調。其實“場”字屬下平陽韻，又失韻。按“淙”字並不出韻，它除冬韻外還屬江韻。

《征四寇》第 110 回（卷九 35 b）比較接近於佐賀本和十卷本：

百戰英雄上……不堪憂痛息，清淚逐流踪。

(9) 百十五回本第 111 回近於末尾有一首七絕，如此開始：

千丈嶺崖峻渺茫……。

佐賀本（卷十九 28 a）跟十卷本（卷十 31 a）、劉本（卷二十五 4 a）相同。插增乙本（卷二十五 4 b）“嶺”作“寒”。容本（卷九十六 12 b）“丈嶺”作“尺懸”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七 19 a）卻如此，筆者懷疑因其底本有漏掉而補寫：

峻嶺高崖勢渺茫……。

《征四寇》第 111 回（卷九 45 b）跟佐賀本、十卷本以及劉本一樣。

千丈嶺崖峻渺茫……。

(10) 百十五回本第 112 回開頭有詩，第 1 句如此：

海上禿困號驢光……。

此據佐賀本（卷十九 29 a）。十卷本（卷十 31 b）和劉本（卷二十五 4 b）“困”作“囚”，“驢”作“寶”。

插增乙本（卷二十五 5 a）和容本（卷九十七 1 a）都這麼寫道：

海上髡囚號寶光……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七 20 b）差異較大：

海上驢頭號秃光……。

《征四寇》第 112 回（卷十 1 a）跟佐賀本一樣。

海上秃囚號驢光……。

（11）百十五回本第 113 回末尾云：

此回折將二十四人：鄒淵、薛永、單廷珪、史進、石秀、丁得孫、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呂方、郁保四、郭盛、杜遷、阮小五、歐鵬、石勇、秦明、湯隆、魏定國、蔡福、張青、李立、李雲、孫二娘。

此據佐賀本（卷二十三 a），十卷本（卷十 39 a）也一樣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九 2 a）稍異，呂方之後先提郭盛，再舉郁保四。

此回折將廿四人：鄒淵、薛永……呂方、郭盛、郁保四、杜遷……。

劉本（卷二十五 11 b）排行不同，又少了一個李雲。

此回折將廿四人，呂方、郭盛、史進、石秀、丁得孫、陳達、楊春、郁保四、李忠、杜遷、鄒淵、阮小五、薛永、歐鵬、單廷珪、石勇、秦明、湯隆、魏定國、蔡福、張青、孫二娘、李立。

插增乙本“第一百十四回”（卷二十五 12 b）竟舉了 30 個人。

此回折了三十人：王矮虎、一丈青、項充、李袞、燕順、馬麟、呂方、郭盛、丁德孫、史進、石秀、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杜遷、郁保四、鄒淵、阮小五、薛永、歐朋、李雲、石勇、單廷珪、秦明、湯隆、蔡福、魏定國、張清、孫二娘、李立。

插增乙本的“第一百十四回”其實相當於百十五回本的第 112、113 回，也就是說把這兩回合併在一起，寫錯回數了。

百十五回本將前6個人（王矮虎至馬麟）已在上一回末提到，但佐賀本（卷十九 37 b）和漢宋本（卷五十八 11 b）該處又有潘迅、潘連二人姓名，十卷本（卷十 35 b）則作“潘迅、潘速”。另外，佐賀本馬麟的“麟”字用月字旁。

劉本上一回（卷二十五 8 b）沒有潘姓兩個人的名字，排行跟容本（卷九十七 15 b）一樣，即“王英、扈三娘、項充、李袞、馬麟、燕順”。

至於那24個人的排行，容本（卷九十八 19 b）又有不同之處：

此一回內折了二十四員將佐：呂方、郭盛、史進、石秀、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薛永、歐鵬、張青、丁得孫、單廷珪、魏定國、李雲、石勇、秦明、郁保四、孫二娘、鄒淵、杜遷、李立、湯隆、蔡福、阮小五。

這些名單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，但有一件事很清楚：《征四寇》第112回（卷十 8 a）和第113回（卷十 14 b）的名單都跟十卷本一樣，表示人數分別使用“員”、“人”，馬麟的“麟”字也沒問題，佐賀本也可以說基本相同。

此一回折將八員：王英、扈三娘、潘迅、潘速、項充、李袞、馬麟、燕順。

此回折將二十四人：鄒淵、薛永、單廷珪、史進、石秀、丁得孫、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呂方、郁保四、郭盛、杜遷、阮小五、歐鵬、石勇、秦明、湯隆、魏定國、蔡福、張青、李立、李雲、孫二娘。

(12) 百十五回本第114回“宋江受賞升官日”七絕與“衣錦還鄉實可誇”七絕之間有這樣幾句話：

宋江想念玄女娘娘，願心未酬，命江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，粧飾聖像，俱已完備。

此據佐賀本（卷二十 12 b），有點費解。十卷本（卷十 43 b）和劉本（卷二十五 16 a）“想”作“思”，“命江”作“命工”。插增乙本（卷二十五 17 b）與此相同。容本（卷九十九 22 b）“未酬”與“重建”之間和“粧飾聖像”的前後較詳：

宋江思念玄女娘娘，願心未酬，將錢五萬貫，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，粧飾兩廡山門，粧飾聖像，彩畫兩廡聖像，俱已完備。

按“宋江受賞升官日”七絕，容本、插增乙本、十卷本和劉本“受”作“重”。

漢宋本（卷五十九 15 b）不作“重”而作“受”，至於那幾句話竟少了14個字（卷五十九 16 a），很可能把兩個“玄女娘娘”混在一起而忘寫了。

宋江想念玄女娘娘廟宇，莊飾聖像，俱已完備。

《征四寇》第114回（卷十 22 b）跟佐賀本幾乎一樣，措辭比它更好。

宋江受賞升官日……

宋江想念玄女娘娘，願心未酬，命工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，粧飾聖像，俱已完備。

以上 12 個例子來看，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的底本與其說是漢宋本，不如說是佐賀本。就（1）、（11）來說，十卷本有些地方更接近於《征四寇》，但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佐賀本筆誤而發生的。

另外，佐賀本比漢宋本更接近劉本和十卷本，從此可以看出佐賀本比漢宋本古老一些。當然整個版本不能追溯到明末清初，因為佐賀本所收的《三國演義》是毛本，即康熙時期由毛宗崗修訂的，何況卷一 1 a 下層第 2 行號稱“聖歎外書”云云。正如上面所說，這種偽託金聖歎的毛本雍正時期還沒出現過。

## 七 石印本《征四寇》

上面介紹過，亞東版鉛印本《征四寇》據說是以漢宋本為底本，“用坊間石印本《征四寇》參校”，“書裡有我們校讀時參酌增刪之處”的。下面就用 12 個特徵來看看亞東版《征四寇》的面貌。同時，因筆者不能斷定它參校哪一部石印本《征四寇》，暫時拿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來做比較。據《小說書坊錄》，上海進步書局光緒 19 年（1893）已出版了《繡像繪圖第一奇女傳》，到民國時期共有 28 種石印本小說。

（1）首先看一下清刊本《征四寇》回目中目錄與正文之間差別較大的地方，亞東版鉛印本如何寫：

（第 2 回，目錄 1 頁／正文第 1 冊）

四柳村除奸斬淫婦，三對證表義見英雄／四柳村除奸斬淫婦，三對證表義見英雄

（第 8 回，目錄 2 頁／正文第 1 冊）

秦明雙奪韓存保，宋江兩敗高太尉／秦明雙奪韓存保，宋江兩敗高太尉

（第 34 回，目錄 4 頁／正文第 2 冊）

李逵受困駱谷口，宋江智取洮陽城／李逵受困駱谷口，宋江智取洮陽城

（第 37 回，目錄 4 頁／正文第 2 冊）

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乘雪渡越江／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乘雪渡越江

（第 40 回，目錄 4 頁／正文第 2 冊）

公孫勝歸養親闈，宋公明敕征方臘／公孫勝歸養親闈，宋公明敕征方臘

看來亞東版目錄已與正文之間進行了調整。按此書正文的頁碼每回重新從第 1 頁開始，正文頁碼因此從略。第 1 冊至第 22 回為止，第 2 冊收錄第 23 回以後。

石印本也對回目作過同樣的調整。

（第 2 回，目錄 1 a／正文卷一 2 a）

四柳村除奸斬淫婦，三對證表義見英雄／四柳村除奸斬淫婦，三對證表義見英雄

(第8回，目錄1 a / 正文卷一6 b)

秦明雙奪韓成保，宋江兩敗高太尉 / 秦明雙奪韓成保，宋江兩敗高太尉

(第34回，目錄1 a / 正文卷三9 b)

李逵受困駱谷口，宋江智取洮湯城 / 李逵受困駱谷口，宋江智取洮湯城

(第37回，目錄1 a / 正文卷三12 b)

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冒雪渡越江 / 孫安病死九灣河，李俊冒雪渡越江

(第40回，目錄1 a / 正文卷四2 a)

公孫勝歸養親闈，宋公明敕征方臘 / 公孫勝歸善親闈，宋公明敕征方臘

按目錄只有半葉。又按韓成保，正文裡仍作韓存保（卷一6 a ~ 7 a）。

石印本分爲2冊，共有4卷，封面寫道：“兵事小說 / 繡像繪圖征四寇 /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”，下半葉有〈提要〉云：

是書緊接前傳，述宋江等受宋室 / 招安，東破大遼，西討王慶，北征田 / 虎，南擒方臘，卒以奸臣擅權，不 / 得善終。前部記梁山泊之興，此 / 書記梁山泊之衰，一聚一散，一生 / 一死，皆互相照應，故讀前部者， / 不可不讀此書。

接著有〈繡像繪圖征四寇目錄〉半葉，沒有下半葉，然後有插圖兩葉，每半葉都畫了四條好漢。正文四周雙邊，白口黑魚尾，每半葉12x18cm，27行60字。據丸山浩明〈中国石印本小説の特徴と役割〉（《廣島女子大學國際文化學部紀要》第10號，2002年）的分類，這個本子相當於“小型本”。

(2) 亞東版第13回“張清石子妙如神”七絕之後有一段情節（5頁），比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第99回多了29字。

宋軍不能相敵。盧俊義急忙向前，正與四番將相遇：耶律宗霖出馬與俊義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盧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，……

這跟漢宋本幾乎一樣，僅把“番軍四將”改爲“四番將”而已。

石印本（卷一13 b）第1句稍異，第2句以後跟清刊本《征四寇》一樣少了29字，：

宋江不能相救。盧俊義賣個破綻，宗霖刀砍入來，被俊義一鎗刺下馬去，……

(3) 亞東版第30回中張世開欺負王慶的故事裡有一個地方（7頁），跟清刊本《征四寇》差不多，但“涼”作“條”，“頭巾帶上”作“帶在頭上”：

行到一條橫街上，王慶轉過傘低過，世開挺起頭巾，被傘裙撥落地下，張世開大怒，從人慌忙拾起，帶在頭上。世開到衙，便問曰：『你今日張傘，把我頭巾掀落！』



漢宋本卻沒有相當於劃線的地方。

石印本（卷三 5 b）跟亞東版幾乎相同，僅“條”仍作“涼”而已。

（4）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第 99 回末云：“此一回折將六員：吳得真、江度、姚期、姚約、白玉、余呈。”與漢宋本同。佐賀本卻作“……折將五員……”。

亞東版第 33 回竟刪了這幾句話（10 頁）。

石印本（卷三 9 a）跟清刊本《征四寇》同：“……折將六員……”。

（5）第 40 回有這首七絕，亞東版（8 頁）與漢宋本相同：

堪羨公明節操堅，矢言忠鯁少欺偏；不教兄弟塞盟約，一點丹心出自然。

清刊本《征四寇》與此差別很大。

甚羨公明節操堅，伏言忠鯁少欺偏。不負久奈忠心約，可愧黃庭自刎言。

石印本（卷四 3 a）跟清刊本《征四寇》大致相同，“伏”作“丈”，“負”作“忘”。

（6）亞東版第 41 回有幾句話（2 頁）跟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相同。

話說呂師囊共統領五萬南兵據住江岸，擺列戰船二十餘處。江北岸卻是瓜州渡口。

漢宋本“共”作“其”，又少了劃線的 11 字。

石印本（卷四 3 b）跟清刊本、亞東版差不多，前者“列”作“到”，“卻”作“都”。

（7）亞東版第 44 回宋江作“百戰英雄士”五律之前（8 頁）有吳用一段話：

吳用諫曰……引賊兵出城迎敵。放炮為號……

這與漢宋本同。可是清刊本《征四寇》“迎敵”之後尚有 9 字：“我卻詐敗，引城兵遠離”。

石印本（卷四 8 b）跟清刊本一樣。

（8）亞東版第 44 回宋江所作五律的頭一句和最後兩句（9 頁）這麼寫道：

百戰英雄士……不堪憂痛憶，瀆淚逐沙場。

漢宋本“清”作“滴”。清刊本《征四寇》“士”作“上”，“憶”作“息”，“沙場”作“流踪”。

石印本跟清刊本基本相同，但“上”作“士”，“踪”作“淙”。按容本也作“士”、“淙”。

(9) 亞東版第 45 回近於末尾有一首七絕 (9 頁), 如此開始:

峻嶺高崖水渺茫……。

這跟漢宋本相似, 後者“水”作“勢”而已。清刊本《征四寇》差別與此很大:

千丈嶺崖峻渺茫……。

石印本 (卷四 10 a) 跟清刊本基本相同, “嶺”作“懸”。按容本“丈嶺”作“尺懸”。

(10) 亞東版第 46 回開頭有七絕 (1 頁), 如此開始:

海上驢頭號禿光……。

漢宋本同, 清刊本《征四寇》卻作:

海上禿困號驢光……。

石印本 (卷四 10 a) 跟清刊本一樣。

(11) 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第 112 回末和第 113 回末分別這麼寫道:

此一回折將八員: 王英、扈三娘、潘迅、潘速、項充、李袞、馬麟、燕順。

此回折將二十四人: 鄒淵、薛永、單廷珪、史進、石秀、丁得孫、陳達、楊春、李忠、呂方、郁保四、郭盛、杜遷、阮小五、歐鵬、石勇、秦明、湯隆、魏定國、蔡福、張青、李立、李雲、孫二娘。

漢宋本“速”作“連”, 另外呂方之後先提郭盛, 再舉郁保四。

亞東版第 46、47 回竟刪了這些記載 (10 頁、9 頁)。

石印本 (卷四 11 b、12 a) 除了“人”作“員”以外跟清刊本基本相同。

(12) 亞東版第 48 回有“宋江受賞升官日……”七絕, 下面如此說道:

宋江想念玄女娘娘, 願心未酬, 命工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, 粧飾聖像, 俱已完備。

這與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相同, 漢宋本卻沒有劃線的 14 字。

石印本 (卷四 13 b) 是跟清刊本一樣的。

從以上 12 個地方來看, 亞東版 (3) (6) (12) 等地方很可能根據石印本補充了好幾個

字，(7)卻未及增添，筆者估計是因為漢宋本該地方原來的文章就通順，故不必補充。若再把(4)(11)的情況考慮進去，它確實有“校讀時參酌增刪之處”。

## 八 石印本的盛行與《水滸》研究

胡適在〈水滸續集兩種序〉中說：

百十五回（英雄譜）本的水滸傳有許多地方用詩詞或駢文來描寫風景和軍容，一例如此本第三十五回內寫江上風景的一萼紅（頁四），和三十六回寫淮西水軍一段（頁四），一都是今本征四寇所沒有的……所以我們用百十五回本來校補征四寇……

胡適指出的兩個地方都在王慶故事內，“頁四”均係亞東版《征四寇》的頁碼，查看該頁就知道前者是“景色落山河，月鉤兒掛浪，驚起兩魚梭。……”詞，後者則是“艤幢連列，艘舸均排。魚鱗密布，左右列二十四步絞車，……”駢文。

可是查看上海進步書局的石印本就會發現，原來這兩個地方都有相當的一段（卷三 10 b，卷三 11 b），只是在個別字句上有些差別（如第 35 回的詞從“景色治沙河”開始，第 36 回的駢文第 4 句作“左右列二十四部絞車”）。再看清刊本《征四寇》，也從“景色治沙河”開始，作“左右列二十四部絞車”（卷七 36 b 第 101 回，卷八 3 b 第 102 回）。

佐賀本《英雄譜》此兩句與清刊本《征四寇》相同（卷十七 25 a，卷十七 33 a），《漢宋奇書》卻作“景色沿山河”，“左右列二十四步絞車”（卷五十一 4 b，卷五十一 16 a）。

由此可見亞東版確實是根據《漢宋奇書》作了一些補充與修改，也就是說它所根據的石印本內容比較簡略，但上海進步書局的石印本卻還保存了較多《征四寇》原來的面貌。《征四寇》的石印本似乎分為繁簡兩種，今後還要進一步探討。

胡適只靠七十回本和《征四寇》寫〈水滸傳考證〉，根本不知道其它版本的存在，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由於當時石印本很盛行。據丸山浩明〈中國石印本小說目錄（稿）〉，當年石印本《水滸》除了七十回本以外只有《征四寇》，後來 1925 年才出版了《百回本水滸》。這是偶然麼？

嚴敦易《水滸傳的演變》（里仁書局 1996 年版，初見於 1957 年）指出：

同文書局以次的一些書局，發行了精印繪圖的過去著名小說，水滸傳是用的七十回本；此外的一些鉛印或粗劣的小字石印有光紙本的過去小說，水滸傳也大多全是用的七十回本。這就更使七十回本愈益通行，而別的本子成為珍秘和稀見了。

……

坊刻簡率的粗陋的簡本系統的水滸傳，一直到了石印鉛印的興起，七十回本取得了廣泛流傳的優越條件以後，才逐漸的完全絕了跡。

雖然“簡本”《水滸》出版的情況比較複雜（氏岡真士〈三十卷本『水滸傳』について〉，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 63 集，2011 年），但應重視印刷技術的變化對出版物的影響這一觀點仍具有現實意義。出版物變了，讀者所選購的書籍也會變，而條件的變化也會限制研究的範圍和研究

者的眼光。

丸山先生在〈中國石印本小說目錄（稿）〉中曾呼籲加深對石版印刷本小說的研究，筆者希望拙文對此能做引玉之磚。

※本文獲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（基盤研究（c）：21520368）資助。

（2011年10月26日受理、11月30日揭載承認）